



粽香盈扉

□徐崇仁

乡下老屋后面有一片芭蕉林。小时候每逢初夏雨天，我喜欢观看窗外雨打芭蕉的样子。斜风细雨中芭蕉叶东倒西歪，样子甚是可爱。熏风拂面，草木嫩叶透出淡淡青涩香气，又掺入屋外果树微甘的甜润。人间烟火随风漫染，田野蛙鸣此起彼伏，万般天籁与季节相融，谱成一曲独属于初夏的自然小调。感悟此番情景，我心里嘀咕着：“端午节快到了。”

老屋的芭蕉林是我年少时的美好记忆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虽然物资匮乏，但大人们费尽心思，让节日过得舒心祥和，粽子、艾叶……每一样都是端午节的标配。

那时，母亲早早采下屋后的芭蕉叶，备齐糯米、腊肉、红枣、红豆、花生、莲子等，随后细心包裹、慢火烹煮。在母亲忙碌的身影里，节日的气氛也渐渐浓烈起来。

母亲出门去生产队干农活，她将砂锅搁在小火炉上，并特地在锅盖边沿垫了几片芭蕉叶，蒸汽便从缝隙中缓缓逸出，在厨房里悄然弥漫。“得等半小时才能揭盖尝，看熟透没。”母亲的目光掠过三张小脸，指了指桌上的闹钟又叮嘱道：“记牢，是半小时！”

母亲的话音刚落，扛着锄头的身影已消失在院门外。三个小脑袋立刻凑到砂锅前，六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口冒着热气的黑砂锅。带着粽子糯香的蒸汽，在厨房里织成一张充满诱惑的气流网，将我们三个孩子牢牢笼罩。

我们趴在砂锅边，鼻子一抽一抽地吸着飘出的香气，早把母亲的话抛到脑后了。我踮着脚伸手想去掀锅盖，被妹妹一把拽住衣角。小弟崇德攥着我的手腕说：“再等等，再等等，妈说要半小时。”可话音刚落，他自己的视线也回到了锅盖，喉咙还轻轻动了一动。终于，我咬咬牙说：“就掀开一条缝看一眼，看看熟没熟。”话音未落，他已经踮着脚扶住了锅盖把手，我和妹妹连忙压住砂锅边沿，合力把锅盖掀开一道窄缝——更浓的香气猛地涌出来，裹着热气扑到我们脸上，馋得我们三个都忘了说话，只盯着缝隙里圆滚滚的粽子直咽口水。

闹钟的秒针在“嘀嗒嘀嗒”的声响里缓慢前行，如同老牛拉车般使出浑身力气。弟弟的鼻尖渗出细密汗珠，他不断用袖口擦拭。“时间到了！”当分针终于达成使命，弟弟的喊声如爆竹般猛然炸响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揭开锅盖。霎时间，浓郁的蒸汽如海浪般涌出，带着竹叶的清香和猪肉的醇香，瞬间淹没了整个厨房。三双眼睛同时亮了起来。我用筷子夹起一个粽子，深绿的芭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。我小心翼翼地剥开，露出里面晶莹剔透的糯米，暗红色的肉块若隐若现。

“好像……还没熟透？”我的舌尖触到一粒略显坚硬的米粒。“再等五分钟吧。”我的声音轻得几乎只有自己听见。

我迅速将锅盖重新盖回砂锅上，用力压紧边缘，唯恐漏掉一丝香气。弟弟耷拉着肩膀，噘着嘴，眼睛却死死盯着锅盖挪不开，嘴里低声念叨：“就差5分钟，就差5分钟……”我盯着闹钟，满屋萦绕的香气避无可避，不由跟着点头，心里那股馋意顺着喉咙直往上钻，只得攥紧衣角。这5分钟比先前半小时还难熬。弟弟目不转睛地望着砂锅，手指在桌面上敲出杂乱的节奏。妹妹肚子“咕噜”一响，她拉了拉我的衣角，小声嘀咕：“姐，香……肚子叫了。”

终于5分钟到了，弟弟抢先伸手按住锅盖把手，这次不等我们说话，一把就掀开了整扇锅盖。我重新夹出粽子剥开，软糯的糯米油光发亮，蘸一口白糖咬下去，肥猪肉的油香润得满满的幸福感，甜咸交织的粽子一下子铺满了整个舌尖。

当筷子再次伸向砂锅时，锅里的粽子已经所剩无几。我盯着手中那只过分软烂的粽子，肉馅化在糯米里，油汁顺着我的手指缓缓下滑。

最后一粒糯米消失了，砂锅露出了它

黝黑的底色，几片芭蕉叶孤零零地贴在锅壁上，像被潮水抛弃的贝壳。厨房突然安静得可怕，连蒸汽都停止了流动。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低下头，谁也不敢看谁的眼睛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打破了这片寂静。“粽子……”母亲的声音突然顿住。她的目光从我们圆鼓鼓的肚子扫过，落在我们油光发亮的小嘴上，最后停在那口空荡荡的砂锅里。“尝得……”母亲的声音轻飘飘的，在空锅上方转了个圈，“真干净啊！”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

端午，只怀想屈原

□钟其贵

端午，不说家人团聚
不说吃粽子，不说划龙舟
不说登高望远，喟叹
时光如流水，一去不回头

要说就说久远的屈原
说屈原的耿介与执念
宁愿放过周遭群小奸逆
也不放过自己的初心

端午，无论端的是
阳或阴，晴或雨
只怀想屈原大夫
怀想楚江的悲催与悲壮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过端午

□陈中明

粽叶在沸水里
缓缓松开卷紧的往事
糯米白，红枣赤，鲜肉香
门楣上，艾蒿悬着
去年未褪的绿

龙舟被一声号子
推成江面的闪电

而汨罗江的水
一年比一年沉默
像一位不愿开口的老人
把千年的话
都咽进了
水底的石头

我们站在岸边
将粽子抛向江心
不是祭品
是投递一封
永远无人签收的信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李少君《情怀集》诗集作品分享会圆满举行

六月风清日，诗韵润人心。6月14日，“善古阅读”第二季——著名诗人李少君旧体诗集《情怀集》作品分享会在重庆善古堂雅致启幕。

活动以诗为核心、雅聚为载体，融合声乐演奏、艺术吟诵、书法展演、题诗贺咏等多元形式，汇聚一众文艺界人士品诗论道，以艺会友，沉浸式展现旧体诗词的古典意蕴与当代活力，上演了一场兼具文化厚度与艺术美感的国风文化盛宴。整场分享会氛围清雅悠远、文韵绵长。

据了解，《情怀集》是李少君深耕旧体诗创作领域的精品力作，收录其多年来的经典诗作。作品题材丰富多元，涵盖山河风物、人生哲思、师友情谊、生活体悟等诸多维度，文字凝练质朴、气韵温润厚重。诗集既严格恪守古典诗词的格律章法、传承中华诗词文化精髓，又深度融合当代生活与时代情志，为古老的旧体诗注入鲜活的新时代气息，让传统国风文脉焕发全新生命力。

(铃之)

石缝中的坚韧

□李辰洋

风挟着草木的清润气息。半山崖线，古老的驿道，斑驳的石阶。我沿着嵌在崖壁间的步道缓步前行，跟随我的老师向着下一个观察点靠近。

低头凝望脚下，青石板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，石缝里钻出野花，迎着风轻轻摇曳。它们身形渺小，却在坚硬冰冷的石缝里扎根生长，像一粒藏在时光里的种子，默默积蓄着向上的力量。

老师忽然停下脚步，看着远处遮天蔽日的绿树，说起他年轻时在罗布泊从军的往事。荒漠里的风裹着黄沙，无数次在他脸上刻下刺痛，天地间只剩单调的黄褐，四围总是长年累月的静谧无声。他开玩笑说：“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情景真的有点像到了火星。”

顺着蜿蜒的步道，我四下张望。才发觉，那些散落在石阶旁的野花，忽然间变得耀眼起来，它们看上去又瘦又小，一株一枚也成不了景致，但此时此刻，它们柔软而充满韧性；我觉得，它们扎根于石缝

中微小的身影，恰似老师在罗布泊里咬牙前行的姿态——纵然身处荒芜，心仍不弃，执着地向着希望的远方挪动艰难的脚步。从一朵狭窄石缝里野花的渺小顽强，我读懂了绝境里百折不挠的风骨，细碎的、平凡的野草野花，其实就是每一种矢志不渝的具象写实。

继续向前，目光越过远方不尽的浓荫。

漫山葱郁的草木紧紧依偎着陡峭崖壁，根须在石缝间盘根错节，共同撑起一片蓬勃绿意。它们就像当年在罗布泊，老师和他的战友互相鼓励，彼此支撑，于茫茫荒漠里勇敢而挺拔。单看一株草花，渺小又脆弱，可千万株草花相依相守，争奇斗艳，便铸就了这片山崖生生不息的美丽。这一刻，零散的草花不再是孤立的个

体，它们象征着凝聚的力量，让我从细微之中，读懂了众志成城的坚韧与决绝。

晚风掠过陡峭的深崖，草木轻轻作响。登临观景台，远眺山麓。江河蜿蜒流淌，无数桥梁横跨江面，错落的楼宇依山而筑。桥梁上穿梭的车流、楼宇里闪烁的灯火，皆是世间寻常景象，可当这些细碎的光景汇聚一处，便勾勒出一座城市蓬勃向上的烟火气象，还有壮美。

渺小，是物象的根基。而宏大，则是这个世界的精神升华。

我终于明白，从一朵花、一株草、一缕烟里，能够看出藏于世间的强韧、团结，也读懂了老师那段往事里，其实就藏着平凡坚守里的英雄本色。

(作者系重庆松树桥中学七年级学生 指导老师张念)

艾粽飘香忆祖母

□陈维忠



小时家里的端午节，是从祖母的步履开始的。祖母自幼裹了小脚，平日走路一顿一踱。每逢端午节，她那背着密背篋、踱着蹒跚脚步忙碌的身影，便成了刻在我心底最深、最温暖的画面。

过节的前一天，家里就忙活着包粽子。那时的粽叶是斑竹笋干透后的外壳，厚得很，上面还带着深

浅不一的斑点，闻起来有一股清润的竹香。祖母把粽叶放进老木脚盆，用洗衣刷刷尽毛刺与浮尘，一遍一遍淘洗到水清叶净。酒米提前泡好，盛在瓦缸钵里，粒粒饱满，泛着柔光。包粽子不用勺子，家里厚实的陶瓷大酒杯就是量具，一杯一杯舀米往粽叶里填。祖母手法娴熟，双手将粽叶收拢，拢成漏斗模样，斟满圆润的酒米，再一折一压，顺势裹紧粽叶，用干净的草绳绕着粽身密密缠上几圈，勒紧扎实。我家只包两种——端正小巧的三角粽，样子憨憨的马脚粽。

包好的粽子放进大铁锅，加满清水，慢煮细焖，从晚饭后煮到深夜。锅里咕噜咕噜轻响，一股股热气带着粽香漫遍整个老屋。

端午那天，天才微明，祖母就背着密背篋出门了。等我们起床开门一看，满街满巷都是节气的味道。家家户户都挂着菖蒲、陈艾等。按照老一辈传统，五月的百草皆药，能驱邪避秽。不多时，祖母背着沉甸甸的密背篋，一顿一踱地回到了家中，拿出了过节要吃的鲜肉、小菜，还有两大把带着露水、散发着清苦和泥土香气的

菖蒲、陈艾、麻柳叶等药草。

诸事打理妥当，祖母又在桌上摆好供品，点上香烛纸钱。随着轻烟冉冉升起，她口中念念有词，祈求一家平安顺遂、无病无灾。我们小孩也照模照样跟着祖母躬身行礼。虽不懂这里面的心意，但那份寻常人家最朴素的盼头，却暗记于心。

那时日子清苦，就是鸡蛋，平日也难得吃上一回。只有端午，祖母才将早就煮好、用红膏染红、裹着祝福的“波儿蛋”，挨个发给我们。祖母说：“吃了‘波儿蛋’，一切不顺诸事，都会一滚而过。”我把它当做宝贝，小心翼翼地藏进帆布书包，带到学校去，时不时拿出来给小伙伴们看，那得意劲儿，比得了奖状还开心。

晚饭后，天色沉下来，老城的端午旧俗才进入最后一环。祖母熬出一大锅泛着青碧、散发着菖蒲、陈艾温热水，让我们依次沐浴。之后，她又用手指在雄黄酒杯里轻蘸一下，微微俯身，点在我们的眉心。

当时，我只觉得额上凉快，带着一丝辛辣，后来才慢慢懂得，祖母的一蘸一点，是沉甸甸的疼爱，是说不出的牵挂。那是我记忆里，荣昌老城最地道的端午味道。

(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委作协会员)